

## 两种“普世主义”的战争

孔寒冰

从深层次上说,政治、经济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文化现象。所以,观察这次伊拉克战争,除了从美国的全球战略、国家利益着眼之外,还应考虑到这背后的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。但是,这种冲突不是发生在两种宗教文化的整体上,而是发生在它们各自的最落后的层面上。布什所依托的“普世主义”是基督教文化的落后层面——狭隘的优越感。布什把自己当成一个福音布道者,在布什的心目中,萨达姆就是使一切都变得更糟的魔鬼化身。萨达姆所依托的“普世主义”是伊斯兰教文化的落后层面——复兴阿拉伯帝国、重圆“大巴比伦之梦”。萨达姆想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新的“十字军东征”,把自己塑造成了当代的“萨拉丁”。由于都想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塑

造世界,由于都受直接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影响,至少布什和萨达姆所依托的这两种宗教文化(即狂热基督教文化和狂热伊斯兰教文化)不仅无法和平共处,而且互为仇敌。

从这种宗教文化冲突角度思考问题,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冲突的最终解决,绝不是打一两场战争就完成得了的。从这个层次上说,伊拉克和萨达姆其实并非孤独,尽管表面上没有人公开站出来要与它并肩战斗,共同抗击美国,可实际上,从东南亚到中亚、到中东、再在北非,不知有多少“志同道合”穆斯林兄弟为伊拉克和萨达姆叫好和祈祷,更会有那些生性好斗的原教旨主义者,在世界各地打冷枪放暗箭帮助萨达姆。这场战争很可能导致反恐与恐怖主义的恶性互动。△

## 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是谁？

许振洲

二战以后,美国主要敌人是苏联或者说是共产主义集团,这个冲突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,而不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。用“文明的冲突”来解释一些问题是有局限性的。

许多人认为美国没有长期的国家战略,我认为不是这样。美国的长期国家战略就是要建立一个帝国中心的力量,或者说是一个帝国,可以说这个目标是既定不变的。经过20世纪,美国离“帝国”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要想建立一个帝国,一要消除自己的潜在对手。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如此,如支持台湾;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,支持车臣独立,等等。二是要控制世界最核心、最关键的战略资源。美国这次发动伊拉克战争,就是进行一场殖民战争,是为建立世界帝国的殖民战争。在很大程度上,美国成功了。所以,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新的帝国崛起的世纪,至于这个“美利坚帝国”能持续多长时间,现在还不清楚。

然而,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帝国。除了要把世界统一之外,还要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,这就要涉及“文明的冲突”因



用实力实现一种宗教情怀

素。从意识形态角度看,西方文明是典型的二元论文明,“善”与“恶”是对立的二元,不能转换,同伊斯兰教一样,都是不宽容的。而中国儒家文明的“善”与“恶”是可以转化的,“好”与“坏”也可以和平共处。在很大程度上讲,苏联东欧集团的失败以及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,是因为它们放弃了斗争而进行和平竞赛、和平共处。今天,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高峰,它要用这种实力去实现它的宗教情怀。那么,它最危险的敌人是谁?是同它一样具有二元论特质与不宽容精神的伊斯兰文明。▲